

活着,也是一门专业

——读周大新《天黑得很慢》

■ 禾刀

世上许多事情就是这样,如果没有亲身经历,简单的臆想永远无法替代活生生的现实。或许因为笔者每天也必须面对两位老人的絮絮叨叨,所以读到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的新作《天黑得很慢》时,对书中的诸多细节描写,颇觉感同身受。

这是一部对老龄社会有着深入观察的用心作品。没有长期与老人的朝夕相处,根本不可能凝聚出这样细腻的文字。

周大新在书中讲述的故事,情节并不复杂:来自河南南阳农村的小丫头钟笑漾,为了给那个后来变成陈世美的情侣、在北京高校深造的吕一伟提供资金支持,受聘为检察系统退休老人萧成杉当起了全职家庭护理。周大新给钟笑漾安排了一个医学护理的专业背景,不仅在于方便她全方位地接近正在变老的萧成杉,还因为这一身份可以有效规避伦理造成的误伤。

体量常常决定问题的复数规模。据报道,截至2016年底,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.31亿人,预计到2020年将增加到2.55亿人左右,约占全国人口17.8%。也就是说,两年之后,我国差不多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,几乎家家都可能面临老龄社会的一系列问题。如何妥善解



《天黑得很慢》 周大新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

周大新近影

决老年人的生活问题,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。需要指出的是,这本书未必如其宣传推介时所称是“中国首部关注老龄社会的长篇小说”,至少笔者此前读过的一些关于老龄社会的文学著作,如伊北所著的《熟年》,至今仍印象颇深。

虽说老龄社会是全球性的话题,但在我国,老龄社会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还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,简而言之就是强烈的儒家属性。周大新笔下的萧成杉,就是我们精确解构这种属性的绝佳“标本”。

老年人虽然离开了工作岗

位,但有些人尤其是退出官场者大多“威风”不减当年。比如萧成杉仅仅因为座次安排,就对原单位一次原本极为普通的活动深感不满。这些老年人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仍然属于“中流砥柱”,骨骼尚且硬朗,习惯于攥紧话语权,比如萧成杉对那些敢于挑衅自己的年轻人,毫无惧色甚至抡起拳头便揍;在家里,他们“长者”心态的表现依然抢眼,尽管儿女早就成家立业,却仍旧有着操不完的心,有时甚至表现得蛮横霸道,这也是萧成杉与女婿间矛盾难以调和的重要原因所在。

老龄,并非纯粹的生理概念。进入老龄,意味着在工作、社会乃至家庭中的角色必然转换,相关权力必然实现交接,转换交接自然会使人产生心理落差。然而,在相当部分的老人眼里,后来者总是今不如昔,所以处处不愿放手。但是,时代终究是年轻人的,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。萧成杉处处刻意强调的存在感,本质上就是不愿放手的“症候”。这些言行除了徒增烦恼,还为女儿女婿后来的分道扬镳埋下了祸根。

老年人的不愿放手,还表现在对自己生理机能的盲目自信。尽管科技发展日新月异,人类寿命已大大延长,但人的生理规律仍旧无法抗拒。多年前失去老伴的萧成杉一度渴望重拾青春,有幸结识了退休教授姬阿姨。表面看,姬阿姨与萧成杉的最终分手与生理机能退化不无关系,实际上,姬阿姨更像是萧成杉的异性镜像。站在女性老人的角度,尽管岁月不饶人,但姬阿姨像萧成杉一样也不服输,也渴望抓住年轻的尾巴。当两个不服输的人呆在一起时,难免针尖对麦芒,短暂的容忍无法隐藏根本的隔阂。

我们常说,随着年龄的增长,许多过去无法释怀的,慢慢可以释怀了;许多过去放不下的,慢慢可以放下了。但是,对于老年人来

说,退休不仅是生活的一个弯道,还是心智的一次转折。萧成杉渴望找回一个男人的尊严,但踏破铁鞋依旧回天无力。他幻想长寿,知识分子的理性也无法阻挡养生的小道消息与广告的诱惑,结果除了上当受骗还是上当受骗。

每位老人都不愿相信自己会像其他老人那样日渐衰老,特别渴望自己是上天眷顾的幸运儿,这就为那些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。几乎全国各地的住宅小区周边,都不乏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保健营销,隔三差五总能从媒体中读到老年人上当受骗的消息。但是,老年人依旧乐此不疲,趋之若鹜,对于子女的好心劝解哪怕表面接受,心底却多存不悦。

萧成杉身上那令人迷惑的“魔性”,与老年人对生命规律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无关系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非真的不懂生命的规律,他们之所以渴望从各种长生不老的古代传说中觅得奇迹,根本的一点在于,他们缺乏对生命乃至生死的真正反思。

周大新说:“活着,也是一门专业,是一门我们需要在社会大学里学习的专业。”这门“专业”不仅是老年人的,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。中国家庭养老模式沿袭了数千年,如果生硬照搬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模式,肯定举步维艰。在老人眼里,社会养老机构条件再好,也会让自己背负被子女抛弃的道德枷锁,更远没有儿孙满堂的幸福。简而言之,养老不只是简单的维持生计,更在于养心,如何让老年人走出家庭养老定式,在社会大家庭中安度晚年,这是全社会应当深思的大学问。

在书香浓郁的高等学府,阅读与写作不是什么稀罕事儿,很多人都有这习惯。可一个人常年孜孜不倦地阅读,并乐此不疲地撰写读书评论,这就难得了。俗话说,做一件事不难,难的是持之以恒做一件事。陈华文无疑就是这类人。他在武汉的一所重点大学工作,业余时间都在享受阅读与写作的妙处。他原本写报告文学、写散文、写随笔,然而自7年前开始迷上了写书评,且一发不可收拾,陆续出版书评集《最是书香》《家国书事》后,最近又出版了《书山问道》。

陈华文现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凭着对阅读的迷恋、对书评的痴迷、对全民阅读的赤诚,他于2016年出版的文化书评集《最是书香》被评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,2017年他被评为湖北省十佳阅读推广人……获得这些荣誉,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料到。但这一切可谓“功到自然成”,阅读与写作,在有的人眼中是最不要紧的事儿,陈华文却视阅读为生命,把撰写书评看作抵达彼岸的撸桨。

《书山问道》共分四个部分:中国文化观察、西方文化管窥、当代文学浅论、中西艺术初探。在20余万字的书评中,涉及阅读和评论之书多达70余部,两年多的时间读这点书可能不算多,但在手机微信不离手的时代,潜心阅读700万字的文本,似乎也需要有些许韧劲。《书山问道》中,陈华文借助阅读,尽情阐发对文化、文学、艺术的见解。他时而理性分析,时而激情陈词,似乎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“书生论剑”。在他看来,撇开文化看艺术,或者撇开文化谈文学,都是片面和不完整的。

阅读无涯,书山有路

——读《书山问道》有感

■ 周璇



《书山问道》 陈华文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陈华文在《书山问道》“自序”中写道,他把阅读比喻为书山之旅,时而扮演成地质工作者,探寻书山中的富矿;时而把自己假想为修行者,心无杂念地追问人文之道。书中,首先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及其精神内核,接着点出了西方文化看似强大背后潜藏的各种危机,然后勾勒出当代文坛林林总总的现实生态以及容易被忽略的角落,最后分析了中西方艺术在审美方面的差异性,以及好莱坞电影背后鲜为人知的意识形态博弈。

从书中不难看出,对于中国传统文化,陈华文格外关注,有相当篇幅对此进行评论。在阅读《中国文化精神》《溯源:中国传统文化之旅》《血色曙光:华夏文明与

汉字起源》《中国的礼乐风景》等近年来出版的著作之后,他认为,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,首先要厘清何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。他同时也强调,仅仅在传统典籍中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“问道”,显然是单薄的,没有足够的说服力,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中外历史的坐标轴进行纵横分析,方能找准中国文化精神内核。笔者认为,中国文化精神有很多,但起到关键作用的,无疑是勤劳精神。正因为中国人的勤劳,才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历史文化。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族群,这也正是中国走向崛起的利器。

陈华文始终抱着开放的心态,对于西方优秀文化的起源、发展以及在未来的走向,他颇为关注。其实,这种中西比照的阅读,也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具备的方法和向度。在阅读《希腊人:爱琴海岸的奇葩》《时代的印记:文艺复兴三百年》《西方世界:碰撞与转型》《利玛窦: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》等著作后,陈华文得出这样的结论:西方优秀文化的基因,得益于亚洲和非洲文化的贡献。其实,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在于,西方优秀文化是一个混合体,西方原本没有自身的文化系统;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,是在中华大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,汉唐的丝绸之路联通东西

方后,中华文化进一步汲取了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养分。

文学阅读与观察,一直在陈华文的阅读之旅中占据重要位置。他不仅关注钱锺书、杨绛、贾平凹、莫言、格非、王安忆、迟子建等名家名作,对于公众“陌生”的文学作品也读得有滋有味,并写下诚挚的评论。比如,他欣赏陕西女作家杜文娟的《阿里阿里》《红雪莲》等文学作品,《书山问道》中便接连收录了两篇书评。陈华文认为,阅读文学作品当然要朝“上”看,同时也应该朝“下”看。如果一味围着名家转,那这种阅读是偏食的,尤其对于一个书评人而言,是一种忌讳。

文学与艺术原本是一家,陈华文在阅读中,对于艺术是偏爱的,这可能与他多年研习美术有关。他阅读高居翰系列中国绘画研究著作、《五百年以来一大千》《艺术的故事》《梵高艺术书简》《毕加索传》之后,认为艺术滋养了人文精神,艺术家助推了文明进步,但不管是何种类型的艺术,若偏离审美标准,或者以“丑”为美,那么艺术的本体就不复存在。

书评是介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写作之间的“混合”文体,很多学者和作家往往不屑一顾。陈华文不这么认为。他在《书山问道》中指出:书评不是浅显的读后感,更不是广告之类的软文。真正的好书评,既立足于书,又不拘泥于书,重要的是阐发其独立的思想见解,这是知识生产的第二次创新。

读完本书,带来这样的启示:阅读是无边无际的海洋,只要凭着阅读的兴趣坚持读下去,勇敢写下去,一个绚烂的精神世界就会明晃晃呈现于眼前。